

光辉的斗争史: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大事记

湖南省长沙市高校风雷挺进纵队编

1967.07.07

最高指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前言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是湖南文化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大军。

湘江风雷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她一出现，就与其他革命造反派汇成一股洪流，以磅礴的革命气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为湖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引起了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惶恐不安和刻骨仇恨。他们煽阴风、点鬼火，操纵御用组织和专政工具，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暗中策划，设值圈套，进行政治陷害。从湘江风雷开刀，妄图把全部革命派镇压下去。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出来两种相反的看法，便出来两种相反的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对湘江风雷，革命群众说好得很，一切阶级敌人都叫“糟得很”。

为了回击阶级敌人对湘江风雷的种种诬蔑攻击，特编写了这个“湘江风雷大事记”，把被颠倒了的事实重新颠倒过来，恢复湘江风雷的本来面目。

【一九六六年】

八月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会后，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在湖南，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洪流，汹涌澎湃，席卷全省。在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中，作为后来的湘江风雷的骨干成员的大批革命闯将迅速涌现出来，作为后来的湘江风雷的基本队伍的大批革命战斗组织也在斗争中很快形成了。他们最坚决地支持了革命的学生运动，他们勇敢地提出了“一改三罢”的革命口号，他们向张平化之流的省、市委黑司令部举行了出其不意的进攻，他们的革命行动使张平化之流丧魂落魄，使“长保军”咬牙切齿。这支工人运动的队伍就是湘江风雷的前身。

文化革命一开始，湖南军区内龙书金、刘子云、崔琳之流就从右的方面介入了。在这一段，他们和张平化、王延春一伙暗中勾搭，揪群众运动的所谓后台，组织“长保军”，刺探革命群众的“情报”，策划武装镇压学生运动，还为张平化、王延春一伙提供“防空洞”等。

九月

9月18日、21日，张平化连续召开黑会，布置大抓“右派”龙书金参加并发言支持。9月24日，张平化臭名昭著的“9、24”黑报告，公开发布大抓“右派”的反革命动员令。在这个会上，张平化逐个点将，摆开阵式，省、市、地委书记在台上坐成一整排，龙书金是其中最显目的一个！

张平化9、24黑报告出笼后，湖南的天空乌云密布，湘江之畔一片白色恐怖。成批革命的闯将和广大无辜的革命群众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惨遭迫害；成批的革命战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党小集团”，横遭破坏。但是，革命的工人宁肯站着死，不

愿跪着生，反革命的围攻把他们锻炼得更坚定。可是，詹先礼之流<注：詹先礼，系中南矿冶学院文革联委会头头，现高司的第一号人物，省红联的头目、省文革付组长——编者>，胡说什么“张平化 9、24 报告基本精神是好的，我坚决支持拥护，但起的效果不太好”。极力为张平化涂脂抹粉，开脱罪责。

九月底十月初

湖南各地受迫害的同志(主要是工人、革命干部和中小学教员)在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突破重重封锁，陆续赴京告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采取记旷工、不发工资种种手段进行迫害。有的同志甚至在车站、在路上被抓回单位斗争；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派遣反革命爪牙到北京抓受迫害的同志。如株州 601 厂就是这样。当时长沙高等院校师生绝大部分在北京。矿冶文革联委主任詹先礼，湖大文革黄绍贤(后来高司湖大总部头目，“省红联”夺权机构圈定对象)，湖大文革主任张观安，付主任陈润泉之流，对这些“黑鬼”、“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十分害怕，不敢接近，还压制革命师生与他们接近。

十月一日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湖南赴京告状的同志参加了国庆大典，第一次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亲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发誓：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十月三日

林彪同志国庆讲话《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吹响了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湖南赴京告状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张家政(张辉)、叶卫东(叶东初)等同志激动地说：《红旗》十三期社论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好得很！

好得很!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我们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月六日

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湖南赴京告状的同志参加大会,见到了总理、江青同志等。

十月八日

上午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湖大学生,当时高司筹委会、湖大校文革派往北京汇报的代表,现高校风雷战士),赵修奎(湖大学生)几个人一起在一机部第一设计院讨论后,决定分头与首都各造反派组织联系,迅速向中央汇报情况,争取中央首长接见。张家政、叶卫东去首都三司联系。

这天,张家政、叶卫东会见了首都三司组织部沈爱莲等同志,首都三司很关心湖南文化革命,坚决支持湖南赴京告状同志的革命行动。

回到住处,大家交换了情况,都得到很大的鼓舞,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决心更足了,提出成立一个革命战斗组织。

中央首长,听到了总理、江青同志的亲切的讲话,听到了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宣读的10月5日中央批转的军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不少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这个会上,赴京同志将叶卫东,张家政、易剑辉(李敬林同志的爱人)起草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递给中央首长。这封信集中表达了毛主席故乡人民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真挚感情,愤怒控诉了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代表湖南广大革命群众提出了六项紧急建议和要求(信中说:“请党中央和您亲自审查省委9月24日、28日的两个录音报告。……3、请党中央和您派中央首长到湖南了

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指示。.....6、请求党中央和你同意，我们回去成立一个长沙市工人文革串联总部，目的是：①把长沙开展文化革命单位的革命工人串联起来；②建立工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阵地，宣传毛泽东思想；③收集和交流文化革命经验；④帮助文化革命阻力大的单位搞好文化革命。.....”

十月十米左右

叶卫东、张家政、罗勇、刘荣华(湖大学生，现高校风雷战士)、赵修奎(湖大学生)，酝酿成立一个文教系统的造反组织。某日晚，在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宿舍，叶卫东、张家政、刘荣华、赵修奎四人讨论形势，研究成立组织的问题。张家政说：“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就象旧社会的帮会一样。”大家赞同他的看法。然后，大家为组织定名字，都认为“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这个名字既有地方色彩，又有战斗风格，好。因为：①湘江是毛主席青年时代游泳的地方，“湘江”二字象征着毛主席的故乡；②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湖南地区一片白色恐怖。“风雷”二字为主席诗词所常用，这里意即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特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③由于阻力大，又是少数派，一定要冲破重重障碍，“挺进纵队”的含意是：这个组织应该是一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钢铁般的队伍。于是，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最后讨论行动计划，决定：恳切请求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接见湖南赴京告状同志(不要陶铸接见)，并作指示；向中央文革汇报湖南文化革命的情况，控告张平化破坏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在北京大造舆论，充分揭露张平化的欺上瞒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彻底批判张平化的“9、24”黑报告，在全国把张平化搞臭。向首都三司等革命造反派学习，争取他们的支持；然后，组织队伍杀回湖南，掀起革命风暴。

接着就开始行动了：①在工人文化宫、天安门前、前门、铁道学院等处开辟湖南问题宣传栏，张贴了由叶卫东、张家政、易剑辉等人起草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看谭立夫的“干爸爸——张平化 9、24”黑报告》等大字报，并且还大量张贴了“张平化是破坏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张平化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张平化 9、24 黑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舍得一身剐，敢把张平化拉下马！”“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大标语，还散发了传单，很快轰动全北京，影响全国。②与首都三司联系(叶卫东、张家政经常去三司与当时的组织部负责沈爱莲和专管湖南问题的李党育联系与蒯大富同志有过接触，得到他们的直接支持。)很快得到首都三司的坚决支持。③通过三司的同志向中央文革汇报不少情况，反映了湖南赴京同志希望接见的要求。”

后来，首都三司的同志和叶卫东张家政等在战斗中愈来愈感觉到有必要将湖南所有赴京告状的同志联合起来，共同战斗，于是串联了 770 厂、裕湘纱厂、汽车电器厂、长沙港运局等单位以及株州、衡泉、柳州、湘潭等地的同志。

十月十二日

张平化抛出《郑重申明和检讨》，宣布 9、24 报告作废，企图开溜，“长保军”、“赤卫队”放出空气，说这是策略，报告基本精神是好的，放到以后作就好了。妄图保主子过关，妄图秋后算账。湘江风雷酝酿小组由叶卫东、张家政写出《作废是可以的，滑掉是不行的》的大字报，并印成传单，大量散发。一针见血地揭破了张平化及其爪牙的阴谋。

十月十四日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在北京诞生了！（注：他比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还早成立一天）诞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的“湘江风雷”，诞生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湘江风雷，诞生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的呐喊声中的湘江风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起革命的批判大旗，勇猛异常地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时选出的核心小组成员是：彭少云(抓全盘兼组织)、张家政(抓后勤、联络)、叶卫东(抓宣传)、罗勇(抓接待)、张智忠(抓组织建设)、聘请刘荣华、赵连城当参谋，参加核心小组会议，抓政治思想工作。

十月十五日

长高司成立，其决策人躬请张平化任顾问，湘江风雷战士闻讯非常气愤。

十月十六日

发表《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张平化猛烈开火——致全国革命同志书》一文。文中不仅揭露了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而且敏锐指出湖南省委大量印发、推销刘氏黑修养，毒害党员干部的罪恶阴谋，文中说：“他们要党员、团员学习《党章》、《团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加强党纪，党性的锻炼，束缚党团员的手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

湘江风雷一成立就把斗争锋芒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指向刘、邓、陶伸入湖南的黑爪牙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其斗争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

就在这一天，讨论了叶卫东同志起草的《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革命造反宣言(草案)》，宣言郑重宣告：“我们成立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就是造反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十六条，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造他的反！就夺他的权！就罢他的官！就砸烂他的狗头！”宣言有力地驳斥了张平化之流的种种谬论，其中一段说：“你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九级司令部”，笑话！.....那些抗拒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司令，才是真正地炮打了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黑司令官，这样的黑司令部、黑司令官，为什么不该炮打？！在我们九级司令部中的一小撮黑司令官，为什么不该炮打？！湖南省委就是洁净？为什么不能火烧？！张平化对抗毛主席，为什么不能炮打？！”立下了湘江风雷战士的誓言，说：“我

们的誓言是：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要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去闯、去干，去革命，去造反，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宣言最后说：“未来，是我们的未来！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的未来！是毛泽东思想的未来！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

《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革命造反宣言(草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战斗的宣言！

十月十八日

湘江风雷战士第二次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天，湘江风雷给《一封不敢署名的公开信》写代序《张平化，你逃不了》和代跋《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代序说：“这是一封暂时不敢署名的公开信，但它的事实却是确实的。这封信所反映出来的长沙市的白色恐怖，就是张平化 9. 24 作的反毛泽东思想、抵制十六条的报告(及其他内部报告)所造成的。张平化 24 日报告露出了狐狸尾巴，28 日急忙作了一个补充报告，对 24 日的报告作了一些解释；10 月 5 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发出的紧急指示，张平化这个滑头见势不妙，又在 10 月 12 日写大字报作检讨，宣布 9. 24 报告‘作废’。但是，这是张平化的一厢情愿！”“张平化，老实告诉你：自文化革命以来，你回湖南后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你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旧债未清，你对党和人民又欠下了新债！这次你再也逃不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警告张平化：不管你是直接还是间接或是变相地镇压学生运动，也统统不会有好下场！”这篇代序撕破了张平化的画皮，打中了他的要害！

代跋说：“《公开信》中说的事，仅仅是 9. 24 以前的。9. 24 张平化公开的反革命动员令出笼后，长沙市、湖南省更是一片白色恐怖，这个白色恐怖造成了流血和牺牲！而且在“10. 12”

张平化的检讨后仍未刹住车，不敢署名只是暂时的！我们的手抄油印宣传品也只是暂时的；当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毛主席故乡的时候，湖南革命人民必然扬眉吐气！必然会把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清除掉，建设一个崭新的湖南！”“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代跋表达了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决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十月十九日

《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革命造反宣言(草案)》形成正式文件。

十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三日

这一时期，湘江风雷最初也是最坚决地实践了自己的宣言和计划，初露锋芒，就表现出了她的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和立场，显示出了她强大的生命力。

1. 陶铸、王任重、张平化闻讯湘江风雷成立，惶恐不安，赶忙派人应付阻挠湘江风雷向中央文革汇报，当时，王任重派秘书很快与赵连城挂上了钩，并把张平化 10 月 12 日给王任重的“信”交给赵，企图迷惑湘江风雷战士，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等对陶铸、王任重非常信赖，对张平化寄予很大的幻想，积极地通过王任重的秘书与王任重联系向王任重交汇报材料，请求陶铸接见；以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为首的广大湘江风雷战士，戳穿了陶、王、张之流的阴谋诡计，抵制了赵、彭、张等的右倾情绪，积极地与首都三司(主要是蒯大富、沈爱莲、李党育)、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红卫兵联队(主要是周秉方、邹永图、舍倍伦、王维)，民族研究所文革联系，通过他们向中央文革汇报湖南文化革命情况(汇报材料根本不给王任重的秘书)请求中央小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同接见。张家政说：“如果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接见我们，那多好啊！不然关锋、戚本禹、王力同志接见我们也好，他们旗帜鲜明！我们根本不想见陶铸、王任重！万一不行，就逼陶铸、王任重表个态，看他同意不同意打倒张平化！”

2. 大造舆论与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开辟“湖南问题”专栏，介绍湖南文化革命的情况，控诉张平化之流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揭露张平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当时，几百万

红卫兵在北京串联，湘江风雷的造反精神很快影响到全国，叶卫东说：“毛主席讲：革命与反革命总得先制造舆论。听首都三司同志说：中央首长，每天都要上街了解全国文化革命的动向，现在又有几百万红卫兵在北京，我们要大造舆论，用大字报、大标语、开大会揭露张平化之流，这样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同时中央也了解到了湖南情况的严重性。

3. 当时，听说毛主席对长沙、西安、青岛问题有批示，于是与西安、青岛的造反派联合筹备《长沙、西安、青岛地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筹备处设在北航)后来，彭少云从筹备处回来埋怨大家说：“我们中间有人要炮轰陶铸同志，别人不同意我们湖南的参加筹备，怎么办?!”大家说：“能合作就一起开，不能就算了吧!”结果会没开成，西安的同志另外开了个会。

4. 在北京铁道学院设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接待站”，与首都和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交流文化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来访人员络绎不绝。

5. 向湖南革命造反派汇报北京的文化革命情况和湘江风雷在北京的战斗情况，传达中央的指示，给湖南革命造反派极大的鼓舞，给张平化之流及其御用工具“长保军”“赤卫队”以沉重打击。

6. 10月上旬、中旬湘江风雷部分战士(港运局李慈顺、李铁凡、李敬林、易剑辉等)炮轰国务院接待站，揪周荣鑫、张文采黑线与西纠、东纠斗争。

7. 听说张平化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就探听张平化的动向准备揪张平化批判斗争，张家政说：“要陶铸交出张平化!”

十月二十三日

湘江风雷与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民族研究所文革配合一道，去中宣部大院揪张平化，逼迫陶铸交出张平化。首都三司立即支持，派出参谋部周××、顾××协同作战。下午二时湘江风雷的先遣部队进驻中宣部大院，贴出“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大标语，向中宣部文革提出强烈要求，晚上，湘江风雷全体战士进驻中宣部大院，派出代表与中宣部文革

协商强烈要求陶铸交出张平化批判斗争，中宣部的老爷们如临大敌，当晚，组成了批判斗争张平化大会的筹备小组(湘江风雷负责材料整理和大会组，首都三司的代表负责联络，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和民研所文革负责宣传)经多次催促，陶铸仍迟迟不予答复，中宣部曾种扬佯称没有与陶铸联系上，湘江风雷战士非常气愤，有的人说：“陶铸就是包庇张平化！”中宣部大院，歌声、语录声此起彼伏，部长、副部长老爷们通宵惶恐不安。

十月二十四日

凌晨，人们跨进中宣部大门，不禁大惊失色，说：“怎么中宣部“变天”了，全是湘江风雷的大标语、大字报！”又经过一整天的斗争，陶铸终于被迫交出张平化。晚上八点至十二点三十分，湘江风雷与首都三司、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民研所文革在中宣部小礼堂联合召开《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王天保、蒋学流(郴州的)等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的湘江风雷战士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愤怒声讨了张平化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撕破了张平化两面三刀、欺上压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红卫兵代表闻讯赶来，表示坚决支持。中途，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阎德贵同志听了首都三司代表的汇报后，表示坚决支持，并表示立即向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反映会议情况。在会议进行中，一小撮“誓死保卫湖南省委”“誓死保卫张平化”的“长保军”企图冲进会场，破坏大会，但是，在群众的坚决斗争下，他们的阴谋可耻的失败了，最后只得灰溜溜地逃走了。大会上群情激愤，“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清除张平化九·二四反动报告的流毒！”“彻底清算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打倒张平化！”等口号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张平化昔日镇压革命群众的威风扫地以尽，冷汗泉冒，全身发抖，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他口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斗争很激烈，湘江风雷战士不断递条子给主席团，要求大会继续开下去，大会秘书组负责人刘荣华同学集中大家的意见，两次把湘江风雷战士用血和泪凝成的《质问张平

化廿个为什么？》递给大会执行主席赵连城，要求大会继续开下去，赵却借口什么“时间不早了！”“以后还要开一个十万人的斗争大会”，却擅自宣布大会休会，并说什么：“这是群众意见。”台下群众轰了起来，坚决不同意休会。当时，航运局的李慈顺同志立即站起来冲向主席台前，非常气愤地高呼：“我们今天还接到长沙来的长途电话，罗新发今天还在挨斗挨打！今天的会非要开下去不可！”有的人高喊：“张平化不老实，斗他几天几夜！”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指责说：“好出风头；本位主义！不听话！”还是强行休会，群众极为不满，意见纷纷，此时，叶卫东站起来，要赵连城公布张平化 10 月 12 日给王任重的信，以便把张平化两面三刀的丑恶咀脸暴露示众，而赵拒绝了，借口“未经王任重同志同意，我不能公开。”实际上，斗争大会前前后后，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一直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会前他们屈服于陶铸的淫威之下，企图将严肃的批判斗争大会搞成接见的形式，而张家政、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战士及学部红卫兵联队战士坚持开斗争大会，说：“搞接见形式，我们不但不参加，还要造反！”会后，赵、彭、张到处说：“这次张平化触及了灵魂。回去后会改正错误的。”张家政、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战士、刘荣华、陈勇、王有山反驳说：“狗改不了吃屎，张平化的本性是改不了的！”

湘江风雷与首都三司、学部红卫兵联队、民研所文革一起准备在 10 月 27 日召开 10 万人大会斗争张平化，蒯大富应当大会执行主席，场地联系在工人体育场，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十月二十五日

凌晨，赵连城传达陶铸 1. 15 来电，内容是：①陶铸同志同意接见一部份湖南来京代表(今天不行)；②大会不要再开了，张平化同志在北京还要有很多事要做，平化同志的错误检查一次当然不深刻，回去还要检查；③希望张平化同志能够改正错误。”湘江风雷战士要求中宣部文革证实此电话是真是假，中宣部文革曾科扬书面证实是真的，不等曾科扬将此电话稿读完，叶卫东跳上桌子说：“同志们 10 万人大会肯定要开！陶铸也不能代表中央！”衡阳锁厂郑开成(后来是湘江风雷衡阳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也说：“陶铸这几点指示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把它公布出

去，进行批判。”在场的陈勇、王有山、刘荣华(当时的高司红卫兵，现都在高校风雷)立即表示赞同。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吓慌了，连忙说：“陶铸是中央第四号人物，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炮打中央，炮打中央文革！”并指责叶卫东说：“好出风头！炮打陶铸同志，别有用心！”这个大会就被陶铸破坏了，没有开成。

这天，叶卫东，刘荣华，李福钧(湘江风雷战士，后参加红旗)学部金吾伦起草了《最新消息：张平化被批判了——《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简况》的报道，以“大会秘书组”的名义发出，报导最后着重指出：“斗争还是很复杂、很尖锐的。张平化很狡猾、极不老实。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张平化至今还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还在继续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全体到会的同志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呼吁全国的革命群众、革命的红卫兵战友积极投入批判揭发张平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报道”用电话传回湖南，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长保军”大转，紧急“辟谣”。(后来街头播送批判张平化的实况录音后，“长保军”哑口无言。

这天，湘江风雷和其他单位的同志分组讨论，总结工作，交换意见，推选近二十名代表见陶铸，强烈要求罢张平化的官。

十月二十六日

离开中宣部大院。晚上，湘江风雷战士召开民主生活会，尖锐地批评了彭少云、赵连城、张智忠的右倾情绪，彭少云一气之下，丢下湘江风雷袖章冲走，他们煽动几个人写大字报。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在水电部招待所)。

十月二十八日

晚上讨论“10. 30”批判控诉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口号，造反派工人提出“打倒张平化!”的口号，高司代表坚决反对，强行删掉。

十月三十日

由大家选出的代表到人民大会堂见陶铸。

代表：叶卫东、张家政、李铁凡、赵南西、郑开成、蒋学流、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李福钧、刘荣华、三司代表周冬生等共十八名。

时间：下午二时——三时二十分，共八十分钟。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情况：陶铸事先给大家划框框，陶办通过中宣部文革传达，说什么：“陶铸同志最近工作很忙，时间特别紧，只能用一个钟头的时间给大家作作指示，大家最好在会上不要发言。”接见时，陶铸一进门，坐下来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们为什么找中宣部?! 张平化不是中宣部付部长了，你们下次再不要找中宣部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讲了不少漂亮话，但实际上是庇护张平化，替张平化定调子，划框框，并一再强调：“你们要立即回湖南去!”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等对陶铸的谈话极为不满，拼命插话，把陶铸谈的问题一个一个顶了回来，与陶铸辩论了起来，使陶铸十分恼火；赵连城、彭绍云、张智忠则用心听陶铸的“指示”，并多次压制大家的发言。最后陶铸说还要参加一个会，要走了。赵连城对陶铸说：“我们准备一起杀回湖南，希望给我们安排一个车箱。”陶铸一听大家要回湖南，如释重负，连忙吩咐中宣部文革曾科扬说：“你们给办办。”当时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尚未彻底暴露，湘江风雷觉得还有必要利用矛盾，(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先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张平化和“长保军”，从而最后彻底暴露陶铸。于是，张家政受湘江风雷战士委托，根据一般习惯的礼尚，送给陶铸一个袖章，并说：“陶铸同志，我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主要是受迫害的工人和干部，请你当顾

问。”陶铸慌忙推辞说：“我不当顾问，我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了几个顾问，就当一个普通队员吧！”

陶铸走出门时又回过头来说：“你们要立即回湖南去，如果张平化再欺负你们，你们还可以来嘛！”

回到水电部招待所，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等代表反驳说：“根本没有解决一点问题！”张家政又对矿冶一同学说：“陶铸可能有问题！”还对易敬辑说：“陶铸靠不住，要戚本禹同志接见就好了！”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陈勇、王有山几个人议论说：“陶铸的讲话有毒，回去不要大量翻印，内部批判地看看算了。”还讨论研究准备留下来继续斗争，向陶铸开火。

张平化从北京回来，所带回的东西都送到军区保管，连衣服、药品、老婆用的香水、孩子用的玩具等六、七箱都塞进了军区保密室。

长沙东方红总部在东风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批判控诉了张平化的罪行。工人群众由于亲身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迫害，对于张平化十分仇恨，在会上他们愤怒地喊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张平化是镇压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张平化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等革命口号，把张平化揪到台上示众，对于工人造反派这种革命心情和革命行动，当时参加大会的“长高司”代表不仅不表示同情和支持，相反却表示反对，最后，甚至以退出大会主席团的手段来反对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

十月三十一日

湘江风雷考虑到湖南斗争形势的需要，准备杀回湖南。首都三司决定派一百人同湘江风雷一道杀回湖南，但来不及准备了。

晚八时，湘江风雷战士在水电部招待所集合坐卡车(民研所的)开往北京站，车经天安门前，大家凝视着天安门前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象，放声歌唱《浏阳河》、《大海航行靠舵手》，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在车站，王有山、刘荣华找到张家政商量回湖南后怎么办?提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半晌，湘江风雷战士坐上了红卫兵专车，当火车徐徐地开动时，大家的心激烈地跳动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回忆着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时刻，回忆着在毛主席身边战斗的日日夜夜，湘江风雷战士的心里激起革命的波浪。

十月份

高司矿冶迫于形势，召开“批判省委工作队”大会。詹先礼的纠察大打出手，把主动上台控诉的矿冶井岗山红卫兵(原属高司人员)拖到体育馆门口，一路上拳打脚踢、受伤多处，遭到首都三司到会代表的坚决反对。此后，矿冶工作队直到现在仍未受到批判，原来工作队和院党委所泡制的文革筹委会那一套班子，仍盘踞高司各级领导。

十一月一日

在火车上散发了很多批判张平化“9.24”黑报告的传单，还吸收了不少成员，由68人发展118人，并在火车上编成了13个支队。讨论回湖南后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等问题。彭少云等几个人申请归队，经大家讨论，从团结愿望出发，同意他们归队。

十一月二日

湘江风雷战士胜利返长。一下火车，大家就一路高呼：“打倒张平化!”的战斗口号，直冲省委大楼，揪出了张平化，当即就在省委礼堂开会斗争，斗争由叶卫冬主持，提出了如下严重要求：

1. 湖南省委必须马上派出专人负责调查10月30日长沙至韶山红卫兵参观毛主席故乡的翻车事件，并全力以赴支持革命大串连。
2. 张平化要随叫随到，若借故不到，查出后，一切后果由张平化个人负责。

3. 回来的湘江风雷战士，是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现在必须全部集中住在一起战斗，省委应提供方便。

4. 省委应在经济上一视同仁，供给文化革命的宣传器材和经费开支。

张平化是知道湘江风雷的厉害的，在中宣部大院就吃过苦头，此时又迫于压力，只得一一答应：

1. 只要预先约好时间，无特殊事情，一定随叫随到。

2. 其他事情责成官健平、韩江正负责解决。

晚上，湘江风雷战士集中住在省人委第二招待所。也就在这天晚上，湘江风雷将在北京斗争张平化的实况录音给当时的湖大河东战斗队播送，听众塞满了街道象盛大的节日一样。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感到从来未有过的痛快，齐声欢呼：“好得很！湘江风雷好得很！”“长保军”“赤卫队”，气极败坏，歇斯底里大发作，冲着说：“糟得很！还说是什么接见，明明是斗争，还把我们的平化书记当敌人斗争，湘江风雷坏透了！”

十一月三日

林彪副统帅在天安门讲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刚从北京回来的湘江风雷战士感到格外亲切，无不欢欣鼓舞。

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八日发动群众阶段

(1)向革命造反派汇报首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介绍首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广泛宣传军委

10月5日紧急通知。

(2)批判张平化“9.24”黑报告，为平反工作扫除障碍。

(3)发展组织。湘江风雷革命大旗高高飘扬在毛主席故乡的上空，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运动将再一次兴起。

十一月九日

以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首都三司红色造反纵队为主力军，从长沙市委大楼搜出大量黑材料，首创奇勋。这是震惊全市的第一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攻击的革命行动，搅动了省市内资产阶级老爷们的酣梦，立刻大哗：“糟得很！糟得很！”“湘江风雷简直是土匪！”“长保军”“赤卫队”的保皇小丑们大叫大嚷：“就是反革命行动！”当时，高司的几个负责人对湘江风雷的行动很反感，又插手，别有用心地将抢出的黑材料转入矿冶学院(一直不予公布，至今下落不明)。相反，广大革命造反派和群众对这一革命行动无不欢呼：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十一月十一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出 40 多人(主要是金猴支队战士)，与首都三司红色造反纵队一道奋不顾身声援长沙纺织厂(裕湘纱厂)湘江风雷缚苍龙支队向该厂党委搜黑材料的革命活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该厂党委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长保军”“赤卫队”进行围攻殴打，当场首都三司三位同志光荣负伤。这次就是有名的“双十一”事件，这一事件教育了广大群众，长沙纺织厂湘江风雷缚苍龙支队迅速发展发展到一千多人，成为一个战团。

十一月初

军区龙书金、刘子云、崔琳之流竟以备战的名义，给各地、市委书记架接通省委书记处的所谓“军用电话线”。张平化、王延春等就利用这条线，经常发黑指示。

张平化在省委常委会上布置，把机要文件和文革材料送军区保管。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与军区作了具体研究和安排。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办公厅等系统把大批文件和文革材料转移到军区。省委文革办公室三铁箱文革材料(其中有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也塞进军区保密室。

十一月十日

王延春躲进“一六三”医院，直到 12 月 10 日才出来。注：华国锋现是省筹小组成员，我们建议不要提他。11 月中，军区一个负责人搭信到省委说：“平化同志到军区招待所去住，司令员、

政委都很关心他的健康，很想和他谈谈。”此后张平化等就经常到军区招待所躲风，并在军区招待所开了几次省委常委会。

十一月十二日

省委把三级干部会议的文件和笔记本，全部送到军区保管。

刘子云亲自到“一六三”医院看望王延春、并找了医院负责人布置保卫、保密工作。龙书金和瀛文邦也先后去看望过。

十一月十三日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为主发起，在湖南剧院(中心会场)等四处召开《彻底批判、控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万余群众到会。湘江风雷代表李仲昆(宣传部负责人、后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在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张平化的滔天罪行，到会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青年工人王建武同志的妈妈流着泪控诉了张平化“9.24”黑报告逼死她儿子的罪行时，全场愤慨、怒不可遏，要张平化低头认罪，有人用毛主席语录压了张平化的头。这时，“长高司”代表对于革命造反派的情绪表示很不理解，竟带着一百多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随即宣布退出会场。

十一月十四日

鉴于省委销毁和转移黑材料，公开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为了防止这种严重的政治事件的继续发生，防止省委消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证，湘江风雷、首都三司红色造反纵队、长沙井冈山红卫兵等几个组织采取行动，搜查了省委部份办公室，其余查封、搜出大量黑材料。当时在湘江风雷的高司红卫兵赵连成、杨绍春企图将搜出的黑材料转移到高司矿冶，当时湘江风雷的同志不同意，便转移到湘江风雷一战士家中，赵连成等还多方打听材料的下落。

这天，在其他地方也同时搜出了大量黑材料。

十一月十五日

三时零五分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长沙井冈山等组织联合给张平化发出《通令》，《通令》说：“.....今特令张平化迅速做到以下几点：

1. 所有黑材料全部交出。凡被转移、藏匿的一切黑材料必须报告下落，并迅速交出。
2. 以张平化为首的省委所作整理群众材料的黑指示，马上交出，张平化所作历次黑报告也一律交出，由革命群众审阅、批判。
3. 凡销毁的黑材料必须立即开列清单，指使和执行销毁材料的人员必须如实交出。
4. 如实交待公开抗拒军委、总政紧急指示的罪行，张平化必须公开检讨。
5. 凡经查封或漏封的办公室、办公桌、柜子等(包括档案室、机要室、保险柜)，一律不准私自开封和动用，需用者必须经革命组织同意，各革命组织何时需进入搜查，有关人员必须立即携带钥匙陪同搜查，不得违抗。
6. 自即日起一律不准各级组织偷偷销毁纸张等物，违者一律以销毁黑材料、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论处。
7. 以上各条适用于各级党委与工作组等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有违者一律以公开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论处，有偷偷销毁、转抄、藏匿黑材料者，均以现行反革命论。
8. 已执行销毁或藏匿黑材料，凡不从实交待，以及有材料不交者，一经查出，全部报呈罢官。

此令！

这天，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彭克刚等三人带了搜出的黑材料赴京上报中央，并决定在北京建立驻京联络站。临行时，张家政再三嘱咐说：“不要把材料交给陶铸，不要陶铸接见，我们不相信他！”

十一月十七日

中央关于平反补充规定下达，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湘江风雷战士说：“中央关于平反补充规定是及时雨，长了我们的志气，撑了我们的腰，好得很！”

湘江风雷在清理从省委搜出的黑材料中，发现有人偷走了两份重要的材料，即：10月份张平化上报陶铸的《湖南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和《三级干部会议记录》，大家怀疑是彭少云伙同赵连成等盗走。12月初谢若冰证实此材料确被彭、赵盗走。

十一月十八日

湘江风雷总部派出战士声援船泊厂造反派抢黑材料。

湘江风雷与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在劳动广场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斗争张平化，当众公布和烧毁从省委搜出的黑材料如“谢若冰等九人反党集团”等。叶卫东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斗争坚决。彭少云任大会执行主席，为张平化讲话鼓掌、呼口号，群众极为不满。对于这次大会，高司湖大总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二期(1966年11月25日)报导说：“十一月十八日在人民广场(编者按即劳动广场)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彻底批判以张平化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平化同志回答了革命群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给那些谣言制造者打了重重的几个耳光。”左一个“同志”，右一个“同志”，对张平化是何等的亲热！

十一月十九日

建湘瓷厂党委对抗中央指示，拒不交出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20日凌晨，该厂党委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长保军”“赤卫队”在造反派搜黑材料时，进行围攻、殴打、搜身、绑架、侮辱，以至用灭火器毒杀造反派同志，当场就有六人中毒昏倒，五十一人因被打伤送进医院，一百一十八人分别被关在三个私设牢房里。湘江风雷总司令部闻讯，先后派千余人声援建湘瓷厂造反派。这就是骇人听闻的“11.19”流血事件。

十一月二十日

湘江风雷发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张平化之流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坐山观虎斗的滔天罪行。张平化闻讯潜逃，群众非常气愤，湘江风雷派人赶到衡阳把张平化揪回斗争。

张平化指使赵冰岩到军区烧毁黑材料。赵冰岩深夜出马，找刘子云说：“平化同志叫我给你们捎一个信，北京红卫兵冲了国防部，你们要作准备。”经过赵冰岩和刘子云策划后，分两处烧毁黑材料。一处是赵冰岩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在军区机要室斜对面的一间房子的火炉里，将省委文革办的三铁箱文革材料烧了一大半，其中包括部份工作人员和联络员笔记，从深夜二时一直烧到天明。另一处是张平化的警卫员和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将张平化历年来的手稿等东西烧毁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

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召开《“11. 19”大惨案控诉大会》。会上，“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愤怒的口号惊天动地。在建湘瓷厂串联的北京女 10 中红卫兵，新西兰朋友在大会上发言，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政治扒手熊正吾(后来“省红联”的头号人物，龙氏夺权机构的要员)钻进了大会。

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右

从湘江风雷成立的第一天起，内部就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时明时暗而已。以张家政、叶卫东为代表的广大湘江风雷战士，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斗争坚决，与张平化之流毫无调和、折中的余地；而以彭少云、赵连成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人，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动摇，旗帜含糊，斗争软弱，与张平化之流调和、折中，不为群众所信任。更深入地、更彻底地批判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来的时候，彭、赵吓慌了手脚，制造种种借口，散布种种流言蜚语，企图排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家政、叶卫东同志。彭少云竟然背着总司令部的绝大部分同志和湘江风雷广大战士，(企图拉拢总司令部赵南西、曾明亮同志，未成)在湖南制药厂、汽车电器厂、湖南橡胶厂三次召开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企图采取极不正当的手

段排挤张家政同志。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就识破他们的阴谋，纷纷要求清除彭、赵。

彭、赵闻风，急忙退去湘江风雷，并偷走一千多个袖章。为此，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根据广大群众的一再要求，讨论决定内部开除彭少云等九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江风雷在青少年宫门前宣传毛泽东思想时，湖大长保军的宣传车前往捣乱，当即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最强烈的谴责。后来，湖大长保军在众人齐呼“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灰溜溜地溜走了。

高司湖大总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二期上，在头条新闻位置以“本报评论员”身份发表题为《张平化同志必须为湖南大学革命师生‘平反’》的文章，文中特别提出“张平化同志必须对此负完全责任，非为湖南大学的革命学生‘平反’不可。”“我们认为，这决非无是轻重的小事”，“张平化同志及湖南省委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时候到了……”。同期及随后的第三期(12月6日出版)上，连续发表社论，为乞求镇压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张平化为湖大“平反”，大造舆论。足见高司湖大总部的确把张平化为湖大“平反”视为“当务之急”的“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事”，也是衡量张平化及湖南省委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标准。

十一月二十六日

湘江风雷在京战士，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兴奋激动。

十一月二十七日

“长保军”、“赤卫队”按照张平化的旨意，在劳动广场召开对张平化的假批判会，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代表要求发言，多方交涉，遭到无理拒绝。于是，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战士与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红卫兵，长沙井冈山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揭穿了“长保军”“赤卫队”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搞得这个混蛋大会狼狈不堪。

长沙市船舶厂湘江风雷等单位的数千名工人、学生在东风广场开“11. 19”船舶厂事件控诉大会。会上群情激愤，当场揪出镇压革命工人的主谋和刽子手示众，并罢官，大快人心。

组织部制定了组织整顿方案。

十一月二十八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内部开始整风，并成立“总司令部工作人员审查小组”由首都三司北农大红色造反纵队和一些中学生组成，帮助对总司令部工作人员全面审查。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下午，湘江风雷和水利机电局、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等单位，少年宫组织召开《彻底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水利机电局王俊杰同志平反大会》。来自各个不同工作单位的近万革命群众满怀革命激情进入会场，他们既是赶赴一个喜事，又是参加一场战上会，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水利机电局局长王俊杰同志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了省、市委对他的迫害，无情地揭了省、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十一月三十日左右

湘江风雷赴京代表张家政几次跑到首都三司对组织部沈爱莲及参谋部赵文明说：“我们不要陶铸接见，对他我们表示怀疑，不感兴趣。我们请求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或关锋、戚本禹同志接见！”又对湖大文革驻京联络员刘荣华、民研所工作人员吴永明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的同志多次说过这同样的话。

陈伯达同志、关锋同志在北京钢铁学院接见三司、北航红旗代表时，湘江风雷赴京代表肖立雄将“11. 19”流血惨案汇报材料和给陈伯达同志的信交到陈伯达同志手里。信中说：“张平化之流在湖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故乡很快就改变颜色了！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毛主席故乡不改变颜色，我们准备献出一切！恳切请求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接见湖南赴京代表。

十二月初

张平化给军区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把省委放在军区体育馆的材料全部转移到军区保密室。军区照办了。

十二月一日

以湘江风雷为主体的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正式开始筹备《愤怒声讨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滔天罪行大会》。张家政、张楚梗、常红(以上两人原是“东方红总部”战士,现在“长沙工人”)等为主组织,后增加刘荣华。几个人多次提出这次硬要罢掉张平化的官,都遭到“长高司”代表陈登高的极力反对,说什么:“张平化暂时不能罢官,还要看一看。”

十二月三日

长沙井冈山红卫兵小将毅然封闭了张平化的喉舌《湖南日报》,造反派拍手称快。“长高司”驻该报矿冶《全无敌》战斗队秉承“长高司”决策人占先礼之流的旨意,竟对这样的革命行动提出强烈抗议。

“长高司”还强行撤去参加封湖南日报的当时湖大河东战斗队;“长高司”还有人指摘井冈山红卫兵小将说:“一个月后,将证明你们干的是错误的。”

十二月四日

指挥部坚持要在“12.5”大会上提出“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战斗口号,刚到北京的所谓“赴京总司合部”熊正吾与高司代表陈登高《农学院学生》极力反对。

十二月五日

以湘江风雷为主体的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在北京民族宫召开《愤怒声讨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湘江风雷战士陈国亮同志(“11.9”惨案的受害者)带着沉重的伤势上台控诉,到会的首都和全国各地造反派同志以及高司红卫兵战士,无不深受感动,以至热泪夺眶而出。首都三司代表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以湘江风雷为首的湖南革命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报》社派同志参加了大会，会后慰问了伤员，并对大会执行主席张楚梗同志(现长沙工人负责人)说：“同志们打得这个样子，湖南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一定马上向中央汇报。”

刚从长沙赶到北京的熊正吾，竟打着“赴京总司令”的旗号，挤上台自吹了一通，猖狂地叫喊什么“我是来为你们平反的！我是来为你们伸冤的！”到会群众很为反感。高司代表陈登高也拼命挤上讲台，表现自己。

十二月七日

张平化的黑爪牙梅永禄秉承省委意旨，策划启封《湖南日报》。

十二月八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布《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整风通令(第一号)》。

这个通令共分九部分：一、形势，二、关于学习，三、关于斗争的大方向，四、关于“要东西，要钱”，五、关于绝食，六、关于“罢官”和“抢黑材料”，七、关于上北京和互相支援，八、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九、关于组织问题。第一部分明确指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把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了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鬼计，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原则，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斗争的艺术，整顿思想作风，整顿队伍。加倍地提高革命警惕，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和更严重的反扑，并夺取新的胜利”。第二部分强调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的同志之所以在斗争中，在思想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学习不够，没有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六条》及其他有关文件放在第一位。为此，各部门、各级组织必须：1. 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老三篇”，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狠斗‘私’字，树立‘公’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主观世界。……”第四部分敏锐地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问题，说：“目前，少数分部、支队向各级党委要

大量的东西和钱，这是一种不良倾向，必须立即刹车，因为这种做，不仅不符合勤俭节约的原则，更严重的是败坏了组织的风气，助长了造反老爷的劣习。造反要有理，‘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凡属生活方面的，如单车、办公室、办公桌之类不必苛求，没有同样干革命。不要讲排场。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必须交钱、交粮。凡属于宣传用品、用具方面的，应要求与别的组织平等，据理力争。如不这样要求，我们的组织就会变质，就会丧失革命性，从而堕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我纵队全体战士对此务必充分注意。”第六部分深刻提出团结大多数的问題，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张平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地批判这条反动路线，将其流毒彻底肃清，以最广泛地教育和发动群众，把广大的中间群众和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第八部分严肃指出：“各分部、战团、支队的脱产人员，必须严格控制，力求精简机构。脱产工作的同志，理应比不脱产的同志工作更忙、更辛苦；如发现借脱产“闹革命”为名，行游手好闲之实者，必须制止，直至给与必要的纪律处分，甚至开除，”第九部分重申：“如发现地、富、反、坏、右分子，劳改释放、贪污盗窃犯，流氓犯罪分子混入我队伍，必须立即清洗。”通令最后说：“以上九条，希各地司令部(分部)、战团、支队认真组织全体同志讨论，并遵照执行。”

这个通令是由叶卫东起草的。

这个通令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为全省革命造反派组织树立了榜样，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齐声欢呼：好得很！

总司令部决定由叶卫东，李敬林负责抓整风，并抽调得力干部廿多人，组成了整风调查小组，领导整风继续深入开展。

十二月

通过《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组织条例(草案)》。“条例”第三条“队员和红卫兵”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条件”

第八条“与省委以下各级党组织的关系”说：“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拥护，否则就坚决抵制和反对”。

这个条件是由叶卫东、李敬林起草的。

十二月九日

“长保军”、“八一兵团”强行启封《湖南日报》，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出金猴战团和卷巨澜战团前去拼死营救井冈山红卫兵小将，与其他革命组织一道保证了封《湖南日报》的革命行动的实现。

十二月十日

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红卫兵等革命组织重新封闭《湖南日报》，发生大规模群众斗群众，张平化之流被迫派出代表，答应与封报单位谈判，张平化之流坐山观虎斗。

十二月十三日

以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红卫兵为主体的长沙市革命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的代表与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通过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1. 双方决定：在双方达成正式协议之前，《湖南日报》不能复刊。2. 双方同意，在《湖南日报》停刊期间，《湖南日报》社立即印发《人民日报》航空版发行。3. 凡参加封闭《湖南日报》这一革命行动的工人、干部一律作公假处理，工资照发。4. 此项声明立即印刷并连成革命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编的《造反有理》新闻专利《此刊发行一期，发到原《湖南日报》每一个订户。”

十二月十四日

张平化的忠实爪牙梅永禄策划“长保军”上京告状。

十二月十五日

一直紧跟张平化，紧跟省委的人一反常态，对章伯森等人提出抗议。

高司湖大总部、湖大校文革书面通知省委，要求省委为湖大平反。

十二月十六日

《湖南日报》造反有理总队针锋相对，定出十三名代表上京告状，梅永禄故意刁难，工人到省文革造反。

高司、总部政治部龙会光，原湖大校文革付主任高司湖大总部，成员陈润泉，先后分别电话乞求省委为湖大平反。

十二月十八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出《我纵队就开展整风运动告全省人民书》。

书中在估计形势时说：“全国的革命形势好得很！”“湖南、长沙的革命形势好得很！”“但是，我们更清楚地估计到了，更大的曲折、更大的反扑，更严峻的斗争，正在不远的面前等待着我们。”

书中在谈整风的必要性时说：“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十月初以来，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我们每一个同志经受了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比之在反革命围攻之下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不是比较容易，而是更严峻了。”“就是有那么一些战友，他们不曾被反革命的重重围攻而征服，但是却在这些新的考验面前，不知不觉地碰了钉子，犯了错误。”接着，在列举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后说：“总之，有那么一些同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忘记了或者不大愿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革别人命的同时，忘记了或者不大愿意革自己的命，一句话，在触及别人灵魂的同时，忘记了或者不太愿意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头脑里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同时，我们的队伍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中成立和壮大起来的，不可避免地混进了少数不良分子，他们为着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打着“湘江风雷”的革命旗号，干着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原则是：一经发现、立即清洗”，“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整风，经常不断的整风。”“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历历任务，我们必须整风！在激烈、复杂、艰苦的斗争中整风在不断地整风中学到更多的毛泽东思想！”书中又勇敢地号召说：“全省革命的同志们，你们开炮吧，为

了把我们纵队办成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了使我纵队成为更加革命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群众组织，请同志们激烈地开炮吧！”书中最后满怀信心地展望说：“通过整风，我们失掉的仅仅是我们身上的污垢，得到的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整个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通红通红的世界。”

这是继 12 月 18 日《湖南省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整风通令(第一号)》发布以后，湘江风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又一体现。

这个文件是叶卫东起草的。

▲湘江风雷在市委大楼五楼发现大量枪枝弹药，张家政立即电话通知驻京联络站的同志，向中央文革汇报。

▲省委常委在军区招待所集中后，由军区派人送至马坡岭教导营的营房开黑会。这个月中旬，张平化就躲在一六三医院达廿来天。

十二月二十日

▲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等十六个组织讨论通过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书”(联名鉴章)、并派出代表团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请求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等接见，提出不要陶铸接见。这个报告书向中央文革小组恳切地提出了如下请求：

(1)恳切请求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亲自接见湖南赴京代表团。

(2)改组湖南省委，罢张平化的官。

(3)改组《湖南日报》编委会。

(4)湖南军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与革命群众相对立，犯了严重的错误，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必须向全军指战员、全省人民做出深刻检讨。

(5)湖南公检法、动用专政机器，镇压革命群众，充当了张平化之流的御用工具，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

▲这天，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徐天贵，《湖南日报》付主编曾汉基统率“长保军”上京告状，企图推翻四项协议，给造反派妄加罪责。

▲张平化出院，由军区用军车把张平化、王延春、苏纲和各地、市委书记送到南岳开黑会。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以湘江风雷、长沙井岗山等十六个组织派出的赴京代表团到京。

▲这天，陶铸接见全国新闻界赴京人员。会上，陶铸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徐天贵、曾汉荃统率的“长保军”赴京告状团也奇怪地纳入了接见会。湘江风雷战士闻讯，非常气愤。

▲12月上旬、中旬：

▲以湘江风雷为主的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与政治扒手、保皇干将熊正吾、陈登高(“长高司”代表)之流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12月初，熊正吾与“长高司”勾结，骗取一张由八个组织签章的介绍信，打着“赴京总司令部”的旗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赴京，到处招摇撞骗，散布什么“张平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暂时不能打倒！”“批条子，罢下面的官，还是要利用他！”等等谬论，还造谣说：“咯是长沙市所有造反派组织的决定！”熊等并秘密成立的所谓“五人核心小组”，策划单独求见陶铸，“长高司”代表陈与熊一唱一合，密切配合，当时，“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正积极组织与陶铸的辩论会，准备围攻陶铸、熊正吾勾结反革命分子张利出、刘桂芝(北京红色造反团其中一派，后因非法夺中宣部的权而被逮捕)，伙同“长高司”代表陈登高，暗中阴谋破坏，造谣中伤，以至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多次围攻，追捕当时积极组织与陶铸辩论会的指挥部负责人张楚梗、刘荣华、常红等同志。湘江风雷战士陈国亮、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的同志以及湖南赴京代表团的同志。以湘江风雷为主的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湖南

赴京代表团、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及在京广大湘江风雷战士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支持下，与陶铸及其爪牙熊正吾、陈登高之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了他们搞政治交易的罪恶阴谋。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晚，在中南海小礼堂，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组织与陶铸的辩论会，会前，熊正吾、陈登高纠集一帮人威胁恐吓指挥部会议组织者说：“张楚梗主持会议，老子就凑死他！”会议开始，熊、陈的一帮人坐在一起，摩拳擦掌，杀气腾腾，只等打人。当陶铸走进场时，群众高呼“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战斗口号，陶铸如临大敌，面色发黄，熊、陈之流慌了手脚，赶忙请陶铸坐，阿谀奉承。首先指挥部代表发言，愤怒控诉了张平化的滔天罪行，彻底揭露了张平化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强烈要求改组湖南省委，罢张平化的官，字字句句打中张平化的要害，痛在陶铸的心尖上，陶铸双眉紧锁，如坐针毡，熊正吾急急忙忙抢先发言，面对着陶铸献媚地连声不断地尖声怪叫：“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好领导！”“陶铸同志，你不要谦虚，你是我们的好领导！”肉麻刺耳，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慨。接着，湖南赴京代表团代表宣读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书”，并当面逼迫陶铸表态，陶铸极力回避要害问题，庇护了张平化，指挥部刘荣华同志当即驳斥陶铸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平化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彭克刚同志从座坐上冲起来，愤怒地说：“张平化正在杀人！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正在遭殃！今天来的48名伤员，118名坐牢的，就是张平化的受害者，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对于张平化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我们能容忍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要老账新债，一起清算！你又打算怎么办呢？”陶铸无言以答，恼羞成怒，扳着面孔说：“是我讲，还是你们讲？！好，我不讲了，让你们讲算了！看你们闹！”熊正吾赶忙站起来压大家说“大家不要闹！大家不要闹！要尊重首长同志！请陶铸同志继续作指示！群情激愤，根本不理睬陶铸、熊正吾的一套，接连不断地尖锐地质问陶铸，向陶铸猛烈开火，陶见势不妙，佯称另有会议，企图逃走，群众将其团团困住，熊正吾、陈登高之流拼命解围，高叫：“让开！让开！让开一条路！！给陶铸同志让

开一条路！”这时，湘江风雷战士，重伤员陈国亮同志怒火满腔，眼冒金花，紧握拳头，咬得牙齿格格作响，自言自语地说：“老子揍死陶铸！”他又几次挣扎着，要冲上前去，被护理人员劝阻。在熊、陈之流的保护下，陶铸溜掉了。

湘江风雷名誉队员，首都三司红卫兵中央民族学院学生洪飙(即郭翠琴)等返校后，通夜未眠，后起草《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的草稿。

散会后，湘江风雷战士议论纷纷说：“陶铸、张平化是一条黑线！”这一场战斗，充分体现了湘江风雷敢于造反的彻底革命精神。对于陶铸的这次讲话，“长高司”如获至宝，大量翻印。

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省委五次电话正式通知“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于24日上午九时到省委谈判。高司总部派政治部主任龙会光去湖大参加组织《红色造反代表团》。于同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和声明，称“张平化等同志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教育下层各级干部以及那些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如长保军、八一兵团，使他们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将派遣要平反代表团到省委进行谈判。”

十二月二十三日

洪飙以“湘江风雷战士”的名义贴出了全国第三张炮轰陶铸的大字报：《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又费了很大的劲要回熊正吾给陶铸的胶卷和材料。“湘江风暴驻京联络站与洪飙一道将大字报贴到中宣部大字报贴出后，熊正吾、陈登高派人去中宣部抓洪飙、彭克刚等同志，未得逞。

当天晚上，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将全文打电话告诉总司令部，总司令部坚决支持，后又抄成大字报并开宣传车广播。

十二月二十四日

晚，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的同志与首都三司、中央民族学院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紧密配合，一举封闭了张平化之流的特务机构——湖南省人委驻京办事处。

上午九时，高司湖大派出“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前往省委谈判。

十二月二十五日

洪飙与驻京联络站全体同志一同讨论研究，在中宣部贴出《炮打陶铸，揪出张平化》的革命大字报，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印发出这两张大字报。之后立即遭到保皇派的围攻和熊正吾、陈登高之流的进一步追捕，什么“反革命”啦！“炮轰中央文革啦”！“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啦！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革命战士大义凛然，毫无惧色。

十二月二十六日

湘江风雷与其他各革命造反组织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寿辰，在东风广场联合召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表达出了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以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钢铁般的决心。大会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给中央文革发了电报。

同天，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湖南省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关于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通令》即(整风通令第二号)。

十二月二十七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张家政打电话给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彭克刚，要他们在北京成立“专揪陶铸战斗队”。于同日，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成立“专揪陶铸战斗队”。

张平化 26 日跟他的亲信梅永禄说：“只要湖大问题一解决，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就好办了。”于是 27 日下午三时至 10 时“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湖大望江楼进行第一次秘密谈判。

十二月二十八日

湘江风雷等七组织发表关于封闭湖南省委一手泡制的《湖南省红卫兵战果展览》联合公报，严正指出这个展览纯属为“长保军”歌功颂德，立传树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制造舆论。封得好！

下午晚上，“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省委党校第二次谈判。

十二月二十九日

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专揪陶铸战斗队”彭克刚和洪飏去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与“专揪陶铸战斗兵团”联系，当时兵团负责人金吾伦、王维同志，高兴地说：“我们正要找你们湘江风雷，你们是全国第三个贴陶铸大字报的组织！”然后交换了意见、材料，后又成立“批陶联络站”并参与其工作。

12月29、30日，张平化、龙书金之流指使“长保军”“八一兵团”在省委礼堂挑起武斗，革命造反派战士惨遭毒打，身负重伤。青年近卫军闻讯赶到后，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立即派出一个支队前往支援，并下令各支队、战团、分部紧急待命，坚决反击“长保军”挑起武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

十二月二十九至三十日晨四时四十五分

“湖大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岳麓山蔡松坡纪念堂第三次谈判，跟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张平化共同签订了臭名昭著，出卖造反派利益，背叛工人阶级的“红色造反者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中共湖南省委谈判协议”——《十三条协议》及“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与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同志谈判公报”，他们跟张平化、王延春之流亲亲热热、卿卿我我，争先恐后要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二页上签字留念，并提出要跟张平化、王延春之流留影，省委韩江正允诺送望江楼谈判代表各韶山纪念章一枚。会后与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同进美餐、举杯祝贺、共庆胜利、张平化又拟拨十万元给“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编者注：高司湖大总部黄绍贤是其中最活跃分子)还准备公开“1. 8”(后改为“1. 10”)全省大会，专为湖大挂帅旗，令高

司、湖大一小撮反动决策人镇压湘江风雷，高司湖大决策人受宠若惊，好不欢喜，誓为张平化效犬马之劳，与湘江风雷血战到底。

十二月三十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发出《致全省复员、退伍、转业、荣誉军人及烈军属慰问信》、主标题为《迎接伟大的胜利》

文中谈在分析形势，表示祝贺后说、“同志们：这新的一年，是关键的一年，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彻底崩溃、而又必作垂死挣扎的时刻。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履行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豪言状语，我们一定要丢掉幻想、准备更艰苦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造反者联合起来，迅速组成浩大的统一战线，让我们紧紧也把心连在一起，迎接伟大的胜利到来！”

这天晚上转钟两点，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联络部肖立雄到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商量揪陶铸问题。

在北京，以湖南赴京代表团和《湖南日报》造反有理总队赴京代表在中宣部大楼，乘“长保军”在四楼吵闹时，从二楼把潜逃北京搞鬼的《湖南日报》付总编辑曾汉荃和宣传部干事xxx，揪到内务部斗争一场，后又要被揪的xxx引路，扞入赴京“长保军”的巢穴，智擒徐天贵到内务部进行斗争。

这天，清晨六时、高司湖大总部向全校师生连续三次广播《最新闻简报》，“简报”称什么“经过全体代表共同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谈判达成协议，“胜利结束”，毫不掩护地表露了他们被张平化用御封“左派和特大校旗等政治、物质手段收买的得意心情。“简报”还肉麻地吹捧说：“省委决心站在红色造反者一边，彻底改正自己严重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是十分成功的大会。”还说什么：“这仅仅是开始”，也就是说这次出卖革命工农群众只是刚刚开始，今后还要继续出卖革命工农群众。事实也正是如此，高司反动决策

人“9. 24”以后又找到龙书金、刘子云这类新主子，充当了二日镇压湘江风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黑店中的一名可耻的店小二，从而完成了他们叛变革命的店宿愿，用实际行动为自己铸成了一个“最完美”的“不朽”的“叛变徒塑象”

当天，湘江风雷湖大支队揭出：“望江楼谈判协议是机会主义的代表性”。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发生“省政协事件”。“长保军”、“八一兵团”打伤中医学院学生 83 人，高司决策人坐视不顾。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闻讯赶到声援，挽救了中医学院同学，挫败了“长保军”、“八一兵团”的反扑，并将“长保军”的老巢一举抄到掉，大灭了资产阶级猖狂反扑的气焰。

“红色造反者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私自作出《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意见》。

12 月 29 日 30 日 31 日：连续三天在省委院内和省政协院内发生大规模武斗，打伤二百多人。

张平化、王延春就躲在军区招待所，坐山观虎斗。值班室的负责人去找，也不让接见。

【一九六七年】

元月一日

一中《齐卫东》小将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坚决支持下，在长沙最先贴出《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阴谋家和野心家》的大字报炮打陶铸，(大字报底稿曾与张家政、叶卫东讨论过)大字报揭露批判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三大量的三反言行，以及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的黑关系，尖锐地指出：“陶铸是中南地区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中南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是王任重、张平化的后台老板，提出“打倒陶铸”！“打倒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三家村！”的响亮口号。大字报一贴出，“长保军”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围攻《齐卫东》小将，长高司的混蛋在大字报上批语说：“这是一张反革命大字报！”，“空洞无物，恶意攻击！”，“长高司”湖大河东战斗队也慌忙发表评论，攻击一中《齐卫东》“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小心李洪山式的人物！”湘江风雷

坚决支持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并写上转抄戚本禹同志写给徐昕等五同志的一封信，回去“长保军”和“长高司”的混蛋，不久，湘江风雷就贴出了。大标语揭露批判陶铸罪行的大字报。

这天，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翻印(铅印)了北航红旗红卫战斗队的《革命少数派向何处去?—四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加《翻印者的话》，作为整风学习参考文件。《编印者的话》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开展以来，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每个革命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当然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来，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向革命造反者推荐这篇文章”“北航红旗，我们认为不是无好处的。……”整风继续深入进行。

元旦前后，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布置，抓紧整风，学习毛主席著作，总结经验教训，改正缺点错误，改造思想。

元月三日

下午两点，张平化在湖大礼堂召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邀请湖大全体师生员工参加，自始至终由高司湖大红卫兵做保卫工作，张平化穿着军大衣作了一个多小时报告，当讲到为湖大“平反”，高司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望江楼谈判的内容时，获得高司湖大数次热烈的掌声，整个会场、台上下、洋溢着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突然有工人要抓张平化，于是有人立即通知张平化，狡猾透顶的张平化马上起身，高呼几句口号后，由高司湖大保护并派车护送张平化去宁乡避难。

晚，由苏钢出面，高司主持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传达“望江楼谈判”情况，宣读“公报”、“协议”和“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几点意见”，大讲特讲张平化“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教育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为湖大彻底平反、为湖大恢复名誉。

湖大校文革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布置“1. 8”(后改为“1. 10”)大会的宣传，校文革副主任扬联京宣布，大造声势，从溁湾钲到湖大要形成一片红色海洋，经费开支，省委同意不受限制。

也就在这天，张平化、苏钢又指使苏钢秘书和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再次到军区烧毁大批文件和黑材料。

元月四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成立“批陶专刊”编辑小组，有《齐卫东》小将，洪涛、刘荣华、民研所吴永明、向东等同志参加。

晚上，张家政、罗勇，刘荣华三人谈起刹住“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问题，张家政说：“近来社会上要钱、要东西成风，这又是张平化之流的一个大阴谋，挫伤革命意志，转移斗争大方向，是一股反革命经济黑风，必须立即刹住！我们湘江风雷要发一个通告，戳穿张平化之流的这个大阴谋，号召湘江风雷战士雷厉风行，起模范带头作用，还要联合各造反派组织，一齐行动。”

元月初，叶卫东看到市面物质供应紧张，就交代《湘江风雷》报。

编辑部写一篇社论制止这股经济主义歪风

决定湖大驻《湖南日报》〈夺取新胜利〉斗队(编者注：这个战斗队的同志，坚持与高司的决策人斗争，深受迫害，现战斗在高校风雷)贴出第一张批判望江楼协议的大字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抨击高司湖大少数决策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当时高司政治部主任龙会光看后轻蔑地对该队贴大字报的人说：“我们愿意听你们的反面意见，因为正面意见听得差不多了。”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贴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影响很坏？”

元月五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宣布开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队籍的决定。

这天湘江风雷组织反对“反革命经济黑风”调查团。

以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为主体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驻京联络站参加在北京体育场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誓师大会》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

在高校司令部中(苏)阿友好馆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一个全市部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会议上,湘江风雷代表支持长沙井冈山(现为湖南井冈山)的意见严肃指出:“1. 10”大会把希望寄托在对湖南人民犯有滔天罪行的刽子手张平化身上要由他来召集全省红色造反者大会,要他承认谁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他来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平反,要他以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来教育下层各级领导干部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真是拿千千万万受迫害极深的同志的政治生命和血泪仇恨来开玩笑,这简直是犯罪,因此坚决反对“1. 10”大会。

元月六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成立“专揪陶铸战斗兵团”,由宣传部负责人李仲昆负责。成立后立即由李仲昆率领去武汉揪陶铸,到武汉后,听说陶已畏罪自杀返回长沙,又组织“南下造反团”准备去广州炮轰中南局一直筹备到二月四日,正准备动身,湘江风雷被龙书金、刘子云之流镇压了。

在高校司令部中(苏)阿友好馆二楼会议室召开长沙市 22 个组织代表 60 多人的会议(高司湖大占 30 多人)由高司湖大决策人黄绍贤主持讨论“1. 10”大会问题。湘江风雷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这样的会不能开,这样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向刽子手张平化屈膝投降的会,不能开,并对望江楼谈判“协议”和“公报”进行了严肃地的批判,还用大量事实说明张平化反党集团对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早就该千刀万剐了。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右倾机会主义的“1. 8”大会,产生了由“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高司”等十三个组织组成的常委,湘江风雷被选为大会筹备主任。决定召开革命的“1. 15”大会。

这天、赵永岩指使两个工作人员,带着他的信去军区第三次烧毁黑材料,刘子云看了赵永岩的信后,马上同意,并说:“省人委的文件已经在这里清理了两三天了。”刘还对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说:“你给杨树青打个电话,要他赶快派人来,把省委的文件清理下。”这次烧毁的文件和黑材料,就是在军区的火炉里烧毁的。

晚八点多，湖大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召开全校性会议，由龙会光作为什么造“1. 15”大会的反的报告，大造谣言，煽动群众，把反湘江风雷的情绪推向高潮。并纠合工人造反军、造反有理军几个组织约 30—40 人团团围在中间，一片吼叫声、咒骂声、讽刺嘲笑声。……这样对叶卫东同志非法审讯、斗争达六小时之久。

湘江风雷下属的某些战团听说叶卫东同，后被湖大斗争了，纷纷要求把叶卫东同志接到河东来，总司令部考虑如果采取这个行动，可能发生武斗，叶卫东同志被斗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天，湘江风雷与长沙市其他十三个组织召开《湖南省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大会通令，会后游行。

元月十三日

凌晨 4 时左右，以高司湖大总部为首，高司负责人占先礼亲临指挥，强行封闭了“1. 15”大会筹备处，并抓紧通知，通知长沙市各造反派即日上午九时到湖大北楼开会，重新选举筹委。

高司湖大继续在河东大造声势一天，大肆攻击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市中心、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招摇撞骗、诬蔑诽谤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横幅。

晚上，湖大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召开全体大会，重作龙会光 12 日晚煽动性的报告。更可笑的是，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凑凑”“造‘1. 15’大会的反”的理由，以充实宣传内容。

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 6 个革命组织组成联合调查团赵衡调查“1. 9”“黑电话”会议的效果。调查结果，“1. 9”电话会议并非“黑电话”会议。

这天，《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纵队正式成立，宣布接管报社大权，湘江风雷表示坚决支持。

元月十四日

湖大赵祝庆出面另组筹委会，串通几个单位，发出倡议策划“1. 18”大会筹备会，由“贫下中农”代表莫国勋主持，莫推赵主持，实际上以后的会议大多是赵主持的。

高司游行，高呼“打倒叶卫东!”的口号。

湘江风雷所属的许多战团、支队对高司的进攻忍无可忍，湘江风雷总司令部被迫决定用四大给予高司还击。

“长保军”“赤卫队”等保字号，在京联合组成“赤、红”大队，竟胆敢冲击中南海，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同志、湘江风雷上京告状战士闻讯后，奋不顾身赶到，把这群小丑赶出中南海，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元月十五日

新生的《湖南日报》出版，湘江风雷表示祝贺。

元月十六日

“长保军”冲进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狂妄声称要与《红旗》评论员辩论，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及湘江风雷在京战士与首都三司战士前去保护《红旗》杂志社，赶走了“长保军”。

这天，又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提出“打回湖南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元月初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就派代表赴京动员湖南在京的同志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会就是在湘江风雷代表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

由湖大东方红联合指挥部总指挥、高司湖大总部组织部部长赵祝庆起草(由魏臣海、龙会光、赵祝庆二人商量，经高司负责人付琪审稿)恶毒攻击湘江风雷的两份黑电报(给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在“1. 18”大会代表会上宣谈时，立即遭到代表反对，因此会场混乱，无法继续，“1. 18”大会只好就此流产。

湖南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得知军区内存藏了省委的黑材料，并正在烧毁，于是，派人前去封闭军区一、二、三楼，要求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人前去支援封闭四楼。湘江风雷怕上龙书金的圈套，没有答应派人进入军区，只同意大造声势，大造舆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元月十七日

叶卫东代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在新华电影院召开的造反派内部会议上，发表了六点严重声明：

1. 由高校司令部和湖大一小撮叛徒，与张平化达成的“望江楼”协议和公报，是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省彻底进行的铁的罪证，是张平化的收买政策的产物，是革命队伍中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物，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物，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起来坚决抵制和批判协议和公报的流毒和恶劣的影响。

2. 在“望江楼”协议和公报的基本精神指导下，召开会议，必然是为张平化之流涂脂抹粉，开脱罪责的大会，如果让其开成，必然要给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更大的阻力和曲折，因此，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坚决反对之。

3. 湖大一小撮叛徒出尔反尔，两面三刀，挑拨离间，耍阴谋，放暗箭，造谣中伤，强行封闭革命的大会筹备处，破坏“1. 15”大会的召开，妄图独揽湖南文化革命的大权，保张平化过关，充当新的，“长保军”，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揭露其恶毒的用心。

4. 目前全省的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某些地区真正的红色造反派队伍，尚未形成，因此，召开全省的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的时机尚未成熟。

5. 原“1. 15”“1. 18”筹备处召集的会议我们不参加，我们坚决支持各地、市、县赴长造反者自己筹备召开的革命造反大会，向各地赴长革命者学习。

6. 全省红色造反者立即行动起来，对以张平化为首的一小撮，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晚上，“1. 18”大会筹委会，召集扩大会议，执行主席提出：“我们只斗张平化。我们不是惩办主义，而是通过斗争把右派打成“左派”“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张平化我们只斗一天!”

大会向党中央拍了一份电报，电报稿是王延春签发的。这天，王延春与省委常委在湖大开了一次秘密会。

北联站八位小将借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宣传车到矿冶宣传毛泽东思想，阐明自己的观点，遭围攻近 35 小时之久。湘江风雷先派金猴战团负责人，去矿冶交涉，要求时“红旗”战士放回，退还金猴战团的宣传车，交涉未成，反被围攻。到第二天清晨，湘江风雷不得不组织了一百多人前去解决问题，接回“红旗”战士，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则用广播叫来大量不明真相的学生，进行围攻、挑衅。企图制造武斗事件。但是，湘江风雷的战士，排好了队伍，不与他们争论。高司反动决策人，已专门在停放宣传车处安了广播器，进行挑衅活动。就这样一直到晚上，湘江风雷又组织了五、六百人整齐地排好队伍，护住宣传车，将躺在车前拦车的学生一个个劝走，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宣传车接到河东。

元月十八日

湖南红旗军要封军区四楼，湘江风雷劝阻他们不要去上当，红旗军不听。

“1. 18”大会未开成。高司在王延春等人的指挥下，坚持改日再开这样的分裂会议，便改成了“1. 20”大会。

元月十九日

晚上，湖大召开“时局讲演会”。通篇讲的是“湘江风雷有大国沙文主义”；“形”左“实右”，“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还说什么“当前是革命胜利的前夕，是夺权的前夕，因此，对湘江风雷的斗争，成了主要矛盾。”……。

元月二十日

湘江风雷拒绝参加由“长高司”操纵的欺骗全省红色造反者，出卖全省人民利益的所谓“1. 20”“贫下中农”代表大会。

晚上，湖南军区宣布湖南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开始，许多革命群众不明真相，不相信，打电话到北京查问，但邮电通讯已被控制，打不通。于是湘江风雷派出一些人到湖南红旗军总部去调查了解。“长高司”伙同“八一兵团”“长保军”乘机大肆抓捕“湖南红旗军战士。”

元月二十一日

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集合两万人开会，抗议湖南军区镇压红旗军广大革命战士。会后，示威游行，并派出代表去军区提出下列要求：(1)看中央拍来的关于红旗军冲军区问题的电文原稿。(2)看红旗军冲军区的现场：(3)看望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均被拒绝。

毛泽东主义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等就红旗军事件发表严重声明如下：

严重声明

就 1967 年元月 20 日，湖南军区出动军队，宣传车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红卫兵长沙市大专院校造反司令部，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革命造反总部，湖南省直属机关东方红公社，衡阳矿冶工程学院驻长联络站发表声明。

元月 20 日下午，4. 30 湖南军区一小撮混蛋盗用中央名义，把湖南红旗军打成反革命组织，连夜出动宣传车，并伙同“八一兵团”等四处捕人，抄总部，连红旗军普通战士也不放过，造成全城性的白色恐怖对此严重事件，我们发出严重声明：

一、强烈要求湖南军区交出中央关于湖南红旗军电文的原稿，澄清中央关于红旗军电文的真相。

二、湖南红旗军的绝大多数战士是革命的，其中许多同志是敢闯敢干的革命闯将，决不允许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三、湖南红旗军等革命组织从湖南军区抄出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

四、“八一兵团”“长保军”在此事件中又一次充当了镇压革命群众的打手，到处抓人，为此，我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其中顽固分子必须逮捕法办，高校司令部的某些人充当了极不光彩的打手。

五、此事件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张平化和湖南军区负完全责任。

1967 年元月 21 日

“1. 20”大会去湖大操场继续召开，会上有王延春、苏纲参加，与大会主席团主席张昌佑大演双簧，说湘江风雷窝藏了张平化，是保皇派发动代表大写大字报，标语，抗议书，号召把长沙城贴满，向湘江风雷开火。于是，一场大规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便开始一幕一幕地上演。

元月 22 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了解到中央对红旗军批示是真的，立即就红旗军事件发表严正声明，拥护中央指示。

严重声明

一、红旗军、红导弹的少数头目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区，冲入指挥保密系统，并扬言“夺取军权”这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纵队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元月二十日凌晨的指示。

二、红旗军、红导弹的首恶分子，必须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三、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把红旗军、红导弹的广大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严禁随便打人，捕人。

四、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真假，“八一兵团”“长保军”“三八娘子军”等组织中一小撮混蛋如趁机实行阶级报复，进行反革命的反扑，我纵队将协同有关单位立即镇压。

五、严重警告高校司令部等组织中的一小撮叛徒，你们如果胆敢混水摸鱼，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坚强的革命左派，请当心你们的狗脑壳。

六、张平化之流转移斗争目标,挑动革命群众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其罪恶不赦,必须彻底清算。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

1967 年 1 月 22 日

湘江风雷和其他造反派一道去东风广场召开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为革命干部罗新发平反,会后,罗新发带大红花游行。

晚,高司一小撮混蛋挑动不明真相的贫下中农代表围攻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为了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严防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发生,于 11 时左右将前来保卫总司令部的人员全部撤回各单位,然后又请贫下中农代表上楼避寒。湘江风雷做到仁慈已尽,但总司令部在元月 23 日仍连续遭到高司一小撮暴徒和他们唆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贫下中农代表的洗劫,总司令部的牌子被砸烂,并抢走两部单车,一面大旗,两部轻便式的发电机,抓走两个工作人员。

元月二十三日

高司湖大学生和参加“1. 20”大会的代表,绝大部分上街到河东,包围湘江风雷。口号是“打倒湘江风雷!”大会负责人在代表中煽动说“不打倒湘江风雷,我们就不回去!”

元月二十四日

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开斗争张平化大会,会后揪张平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大快人心。

这天,高司又去部分人砸了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回湖大后,大喊大叫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委托株州司令部派车派人上井冈山接运因脑膜炎被围困在山上的红卫兵,并发《告全省人民书》

元月二十五日

“1. 20”大会代表与高司学生上午过河，又一次围攻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直到天黑才回去。

晚上，高司有人宣扬说：“我们有军队支持！”

下午邵阳地区代表与湘江风雷卷巨澜战团谈判，卷巨澜同意将张平化交给高司操纵的“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斗争”，但高司一小撮决策人在张平化交出后，几天都未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而对围攻湘江风雷倒顶热心，每天调动大批人马过河向湘江风雷游行示威。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再次通知停止发展组织和严禁打、砸、抢、抄。此时，湘江风雷已发展到93万人。

军区派出部队为高司及高司的总部站岗。

元月二十六日

“1. 20”大会并未斗争张平化。张平化、王延春等这天在湖大开3个省委常委会。

高司一小撮人在幕后操纵下串连和欺骗了十几个“革命造反组织，半夜里封闭《湖南日报》，扼杀了新生的《湖南日报》，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这是一场新的更大的反革命大反扑的开始。

元月二十七日

“1. 20”大会部分代表仍与高司湖大学生过河游行示威，继续攻击湘江风雷。

晚上，“1. 20”大会筹委会开会，执行主席提出大会任务之一是斗垮“政治扒手”“野心家”叶卫东，一部分人留下瓦解湘江风雷，一部人回各地去夺权。

元月二十八日

以湘江风雷为主体的湖南红色革命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东风广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打倒经济主义大会》。湘江风雷积极动员战士主动退出已领的补助费。

上午，“1. 20”大会“斗争”张平化，当张平化，王延春，万达，苏钢之流走上主席台时，台上高司学生带头鼓掌，在代表诉苦中，引起了代表们的气愤，喊出了“打倒张平化！”的口号，大会执行主席立即宣布两条，重申纪律：一是口号必须统一喊，二是鼓掌必须经过批准。

元月二十九日

下午，“三联站”、“北联站”去湖大宣传毛泽东思想，受高司湖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

在张平化和他的新“长保军”的策划下“1. 20”大会的游行队伍中，“打倒湘江风雷一小撮”的口号，比“抗议苏修无理打伤我留学生！”“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口号还响亮。

元月三十日

军区开动 10 多部宣传车，出动庞大的队伍，武装游行，“长保军”，“长高司”拍手称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 341 部队，硬骨头战斗队贴出“炮打湖南军区，火烧龙书金！”“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的大标语。

湘江风雷的宣传车在湖大被围攻，宣传车上的广播器材被抢走。

晚上，在人民电影院，叶卫东召开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由李铁凡谈了“20 点”：当前形势大好，宣传跟不上形势，要发动群众，大造声势，大造舆论要继续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将混入湘江风雷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不良分子，社会渣滓和“长保军”、“八一兵团”的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去，再次规定暂时停止发展组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饭要付钱付粮等等。

这天本是斗争张平化，王延春等人，而高司湖大一小撮人操纵大会，千方百计制造种种事端转移分散代表们的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湘江风雷。

元月三十一日

上午，白马公社一批青年近卫军战士(全部是贫下中农社员)在长沙参加革命造反派的大会后，乘车回公社，被高司矿冶游行队伍包围，48 名战士全部被非法绑架到矿冶，关进文革楼。

青年近卫军总部负责人闻讯后派出代表与高司矿冶总部谈判，要求释放被非法绑架的战士。长高司矿冶总部的混蛋不但不放人，反而将谈判代表扣押，秘密关入机电楼内。

下午，三联站，北联站，341 红色硬骨头，东方红总部等宣传车到矿冶再次宣传，长沙军分区马上打电话通知高司矿冶准备。五时许，三部宣传车陆续开到，刚进矿冶校门，高司矿冶的广播就叫高司的人紧急集合并造谣说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来抄家了。还再三地广播：“有来犯者，只要好打，……”。当宣传车刚开到造反楼前时，高司矿冶数百万人立即围上去大打出手，洗劫一空，人全部被抓，关在造反楼，学生八舍，还险些发生人命事件。

晚上，高司矿冶内一片慌乱，他们一会说青年近卫军来抄家了，一会说湘江风雷来了一万多人，于是不少人通宵不睡，慌着转移物资，准备策划更大的事件。事实上造反派并没有来冲击矿冶。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 364 组织仔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致派出代表到军区反映情况，强烈要求军区出面解决所发生的事件，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但军区拒绝处理，于是事态就按着龙书金之流的安排一步步恶化了。

晚上，在省展览馆三楼阅览室，由叶卫东，李敬林主持，召开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主要负责人与主要工作人员会，学习《红旗》二期社论，讨论当前形势，商讨下一步工作怎么办，讨论认为，省军区一小撮操纵了“长高司”攻击以湘江风雷与首都的革命造反派。当时，三联站的宣传单在河西被砸，三联站高飞被“长高司”矿冶扣押，要求革命造反派支持，大家很气愤，决定过河游行要人，不要发生武斗，即使高司暴徒动手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叶卫东同志给河西湘江风雷所属各组织打电话说：“我们支援三联站，北联站的革命小将，抢救被高司矿冶扣押的三同志，不要搞武斗，坚决按组织部“1. 25”紧急通令办事，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执行命令！”参加会议者，对总司令部分后工作做出五点决议：①宣传工作要加强揭露“长高司”，造谣污蔑湘江风雷的实质。②叶卫东同志固定办公地点，③后勤工作搞好，响应毛主席的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坚持按国家财经手续办事，④严格整顿组织，⑤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二月一日

凌晨一时左右，军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派出了四名代表，组织“谈判”。造反派只有两人参加，高司以余定成(高司负责人)为首十人参加，当造反派组织代表进造反楼时，警戒备森严，墙上到处贴满了“誓与湘江风雷血战到底！”的标语。谈判一开始，造反派代表向高司代表余定成提出质问说：“你们是不是有意挑起武斗？”余定成直言不讳地叫嚣说：“凡到矿冶学院来的有一个来的，就没有一个出去！打死两个给你们看看！”造反派代表又提出三点要求：1)立即释放非法拘留人员；2)立即归还非法抢劫的宣传器材；3)立即归还非法扣留的宣传车。高司代表无理拒绝。结果谈判破裂，造反派代表也被扣留了。

清早四点多钟，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出于救革命小将心切，顶着满天的大雪，迎着刺骨的寒风，来到矿冶，强烈要求矿冶释放非法绑架的同志。但长高司决策人在龙书金之流的授意下，竟蛮不讲理，地拒绝了革命造反派的要求，纠集一伙事先布置好的暴徒百般进行污骂、殴打，企图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革命群众才集队到造反楼，六舍、八舍、九舍、急于进去营救被非法扣留的阶级兄弟。此时，高司反动决策人认为时机已到，便歇斯底里地大发作，指使其受蒙蔽的群众大打出手，又抓了许多人。九点多钟，军区的宣传车也赶到了，警告工人回去说什么：“谁坚持武斗，采取坚决措施！”高司暴徒打得更凶了。在八舍、高司矿冶的一些家伙，竟胆敢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作挡箭牌，来保护自己，躲在毛主席象后面，不顾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用消防水龙头冲击工人群众，许多工人被喷得满身透湿。更残忍的是，他们竟用六六六粉和石灰混合的水，来冲击革命群众。没过多久，学生九舍也架起水龙头扫射起来，并抓走一个人。有几个工人路过六舍马路前，六舍的两支水龙头向工人射了过来，几个工人在愤怒的情况下，冲进六舍 205 室，夺下了水龙头就下楼了，矿冶一小撮高叫：“保护现场！”

大约十点多钟，由军区出面，搞了一个假谈判，在军区的支持下，高司拒不放人，谈判破裂，事态进一步恶化。

下午一点多钟，造反派陆续撤退，高司矿冶乘机抓人，并毒打被抓的无辜群众，还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造谣言，胡说什么，湘江风雷打死了他们的同学，并狂吠“我们要报仇！”“我们要雪恨！”

晚，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三十一个组织再次到军区，要求龙书金接见，并紧急呼吁，龙书金立即派人前往矿冶学院制止武斗，尽量避免事件的扩大化、严重化。然而，龙书金把这三十一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阻住在军区门外，拒绝会见，对他们的紧急呼吁置之不理，反而派了一个加强连(三百多人)进驻矿冶，并由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政委、×团参谋长亲临指挥。这样，事态就按龙书金之流的预谋越来越恶化了！

二月二日

清晨，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数千群众来到矿冶，再次抢救被抓人员，他们得知机电楼关有受害群众，又得悉高司矿冶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喉舌——广播台也在机电楼时，愤怒的群众冲入机电楼，进入广播室，打碎了一些黄色唱片，拿走了部份广播器材，部分群众误入了电子学实验室和俱乐部，拿走了一些宣传用具，一些教学仪器，也误认为广播器材准备搬走，后经守门的人解释，并未搬走。

凌晨 4：40—7：00 在矿冶学生九舍一楼电话机旁指挥的高司反动决策人詹先礼对高司群众大肆进行煽动，说：“电话总机和广播全部被‘湘江风雷’抢了！”他还造谣污蔑，大肆煽动高司群众说：“现在湘江风雷全围了军区，调了四十万人来，一方面血洗矿冶，一方面攻击军区夺军权。”由于这样的煽动，引起了高司群众对湘江风雷的极大愤恨，把湘江风雷视为洪水猛兽。

革命工人，造反派战士为了防止武斗事件继续恶化，撤离矿冶。可是，高司反动决策人调动高司湖大、高司矿冶师范协同作战，从左家垅到溁湾镇公路上，设下层层障碍，把石块、篮球架、

拖拉机等物，拦在路上，断绝交通，阻止革命群众撤出。占先礼还亲自出谋划策，他说：“把九舍的同学，派一些出去把车子围住，把轮胎的气放了，不要让它走，要放前胎，不要放后轮胎的，放前胎就不能走了”。

为了迅速解决矿冶问题，三十多个组织的革命群众数千人于下午三点多钟过河西游行，要求放人。大家决定让井岗山负责人谢若冰担任临时总指挥。谢若冰同志乘上宣传车，反复广播强调游行纪律，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纪律，不准随便出队伍，不准动手打人。就这样，游行队伍一直唱着语录歌，呼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公路向矿冶前进。沿途高司一小撮混蛋不断挑衅，企图挑起武斗。当时，指挥车立即用广播通知大家排好队伍，不要去管他们，以防武斗，队伍仍井然有序。到矿冶时，谢若冰同志立即用纸条通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宣传车，广播通知队伍去矿冶造反大楼前面停下来，排好队伍，集体呼口号，绝对不准动手打人，严防武斗。前面宣传车将此通知连续广播了十多次。六点多钟，前面队伍到了造反楼，停了下来。此时，高司反动决策人按他们早就策划了的计划，首先对第一辆宣传车发动进攻，故意将其队伍打乱。天黑后，高司按其主子的安排，关掉所有宿舍的灯，只留下学生七舍的灯光，把一部分群众引到最偏僻的、只有一条小路的通过的七舍，围攻、毒打。不迟不早，龙书金派出的早已埋伏在矿冶后山的三百多名全付武装部队从公路上自上而下地对着另一部分队伍冲了过来，把整个队伍搞得零零散散。也就在这些，早已埋伏好的高司湖大、矿冶、师院等地调来的大量学生和从农村调来的“洪流”等组织的农民，混在受蒙蔽的外地串联学生一起，向游行队伍发起了猛攻。他们把被冲散的队伍一片片地包围起来，围攻、谩骂、殴打、抓捕……见此情景，指挥部决定将游行队伍撤出矿冶。但是，高司反动决策人已按龙书金之流的计划，在沿途设下了种种阻碍。他们不惜大量地把完整的汽车和拖拉机破坏拦在公路上，把水泥电杆、建筑用材料、大石头等垒成防线，并派了许多人埋伏在道路两边的高地上，拦守在架设的防线上，同时，开动所有的机器以宣传大造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向队伍进攻。

随后，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又制造谣言，说湘江风雷打死了高司的人，一时，“向死难烈士致哀！”“为死难烈士报仇！”“死难烈士万岁！”之类的巨幅标语贴满全长沙市，弄得外地来长串连的同学也写起“壮烈啊！.....”之类的诗句来。

在此期间，高司反动决策人占先礼之流在龙书金的授意下，欺骗中央，假报“矿冶发生血案”，被湘江风雷暴徒“打死了人！”

二月三日

在总字 341 部队红色硬骨头的提议下，湘江风雷等 20 多个造反派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讨论形势。

12 时，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发出内部最紧急通告：军区与长高司合伙挑起大规模武斗事件，想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我们被打伤几百人，我们的同志未还一下手。他们这一阴谋未实现。明天(4 日)高司将把被他们抓住的我们的同志，搞过河游行，企图触怒群众挑起大规模武斗，我们决不要上高司的当、决不能冲入游行队伍，或到游行队伍中抢我们的同志，希望各区、战团、各单位准备录音机，照相机等将游行实况纪录下来，为要。切切不要延误大事。

晚，湘江风雷等组织排着队伍过河到矿冶游行，一路上，高司师院、湖大乱堆石头，篮球架，电杆，到矿冶后，高司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 11 时后，游行的人大部分去河东去，只剩下一部分妇女，小孩被围在矿冶八舍与四食堂之间的马路上。这时，六舍传出“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话来，底下高司暴徒则狰狞毕露，抓住妇女的头发乱打乱踢，小孩哭喊着妈妈，一片凄厉的惨叫。

到此，所谓“血洗矿冶”事件也可以说结束了，但是，湖南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走狗镇压湘江风雷是远没有结束的。

二月四日

湘江风雷联合 34 个革命组织(其中有省直东方红，东方红总部，341 红色硬骨头战斗队，政干校风雷激，三八兵团，红旗等革命造反组织)开会研究，联合夺省委的权，要求军区表态，其目的是促使龙书金之流公开“亮相”。会上，叶卫东慷慨激昂地说：“军区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是有把握的，但反扑一来，我们可能会坐牢，甚至会杀头！”

会议决定五日全市性大游行，抗议党内一小撮纵容“长高司”挑起武斗，提出“打倒龙书金！”的响亮的战斗口号。

二月五日

设置陷井的主子们得计了！炸弹爆炸了！乌云滚滚，黑浪滔滔，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铺天盖地的向革命造反派压来！，湘江风雷等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张平化反党集团在湖南军区内的代理人龙书金刘子云，崔琳之流终于把屠刀抬出来了！大屠杀开始了！

凌晨，湖南军区龙、刘、崔假借执行“二、四”批示之名，宣布全省戒严，带着“长保军”“高保军”两个笼儿到处抓人、打人。顿时，资产阶级专政的恐怖的乌云又笼罩着三湘.....

这天，叶卫东等同志被捕了！

二月五日的湖南，刀光枪影，血雨腥风，多少革命闯将被投进监牢，多少无辜群众惨遭毒打，又有多少干部横遭迫害！青山静静的屹立，湘江流水呜咽着向北京流去.....

夜晚，长沙城内灯光暗淡，从那大街小巷的窗户里，不时传来深沉的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二月七日

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

以长高司为首的新老保皇派去东风广场举行“控诉湘江风雷罪行大会。”

当时，叶卫东等同志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身上带着沉重的铁镣，被押上斗争台时，不远处传来了雄壮深沉的歌声：“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二月八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张家政同志告别他的战友们，临行前，他无限深情而又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文革！我们相信湘江风雷的广大战士！我们湘江风雷决不是反动组织！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准备作长期的斗争，愿意付出鲜血和生命！”

二月——五月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湘江风雷在黑风恶浪中咆哮，在刺刀尖上呐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龙书金之流，你们用皮鞭枪托狠狠地打吧，死亡也无法叫湘江风雷战士低下高贵的头，我们面对魔鬼放声大笑，龙书金之流在笑声中发抖！

六月四日

湘江风雷的战士从血泊中爬了起来，组织好自己的战斗队，向张平化、龙书金之流讨还血债！

湘江风雷的战士从牢房走向战场，树起湘江风雷的战旗，重新向张平化、龙书金之流猛烈开火！

麓山在怒吼，湘江在咆哮，湖南、长沙又掀起了革命的风暴。打倒张平化！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向湖南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开火！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去迎接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湖南吧！

后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光辉斗争史是不能用笔墨全部表达出的。湘江风雷为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写出了光辉的一页，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功勋决不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能抹杀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在二月反革命复辟逆流中，湘江风雷的广大战士，面对着铁窗，拷打，面不改色，心不跳，为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不怕牺牲。

我们坚信：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湘江风雷的广大革命战士，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战斗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高校风雷挺进纵队

1967. 7. 7